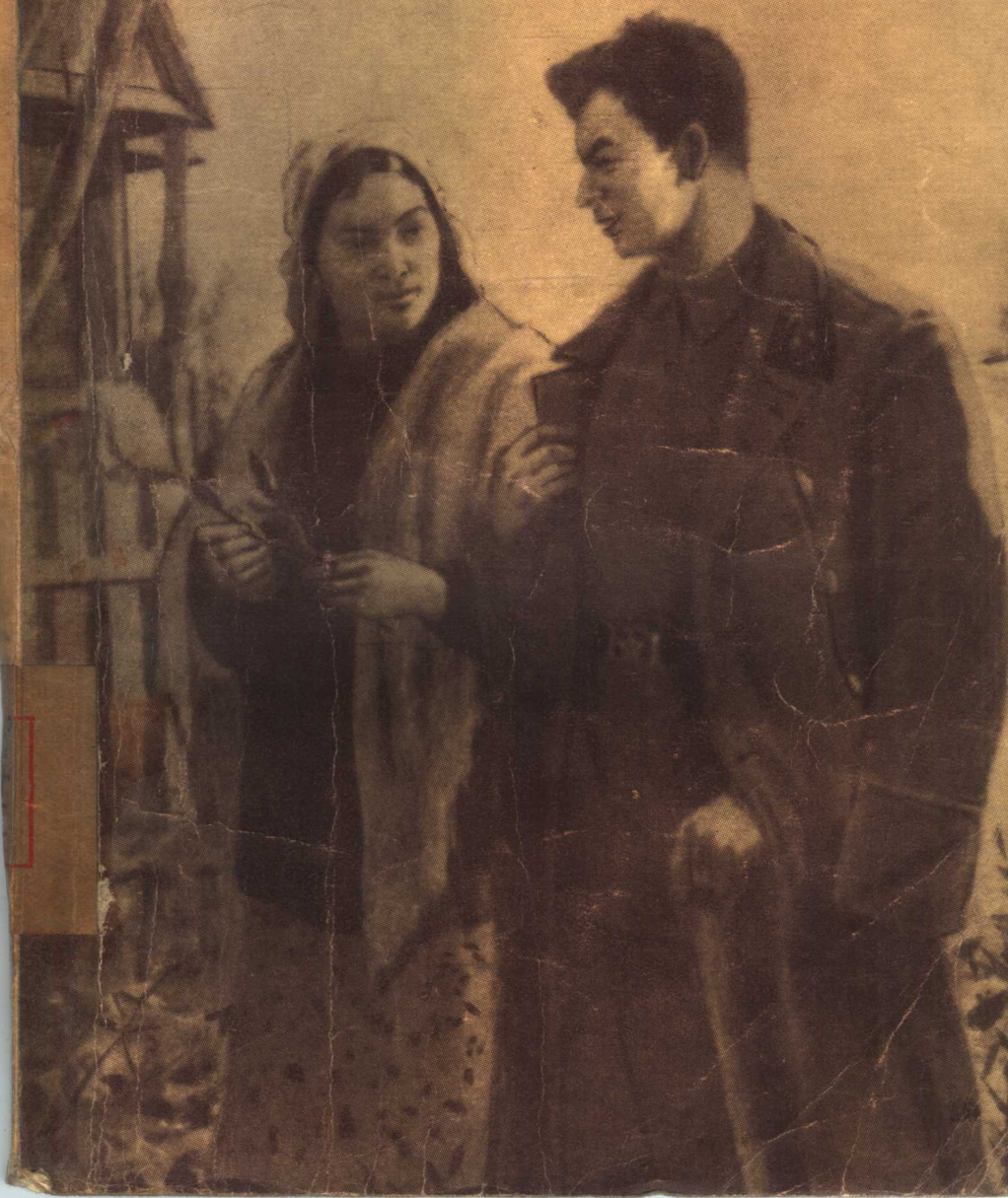


荣誉

巴希罗夫著



Г. БАШИРОВ

ЧЕСТЬ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插图据原著复制，系 Л. ФАТТАХОВ 所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550 字数 302,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2\frac{15}{16}$ 插页9

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册

定价(6) 1.40元



作者像

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都是年紀七歲到九歲的小孩子，集合在一個有牛犢和羊羔跳躍的、令人窒息的、半明半暗的房間里。我們永無止境地念誦那些我們不明白意義的從“可蘭經”里選出來的阿拉伯文經文，彼此互相拚命叫喊，喊到嗓子都啞了。這一切很快就使人厭倦了，我們在這個雜亂無章的鬧聲中，開始唱起歌來，或者做些滑稽的事情，開那個年邁的老太婆——穆愛真的妻子——的玩笑。

記得有一天早晨，我逗留在街上，和一群小孩子玩耍。當我趕到穆愛真那兒的時候，時間已晚，所有的學生都已經散學回家了。穆愛真板起嚴厲的面孔，動手狠狠地打了我一個耳光，恨恨地哼了一聲，把我推進地窖里。當同年的孩子們都在春天流水淙淙的小河邊日光下安靜地玩耍的時候，我却坐在地板底下的暗室里，實在是怪難過的。我甚至羨慕那些在我們的“課室”的一邊歡跳着的羊羔和牛犢。

第二年我轉入回教高級學校，那裡的學業也并不引人入勝，一切都乏味。那時學校里已開始教授地理、國語和算術。但是主要的課程照舊還是“可蘭經”；他們把古代的“夏里亞”^①灌輸進我們的腦子里。在俄羅斯差不多每一個村莊都有水量滿盈的河流，所以我們，俄羅斯的孩子們，就完全不理解，如果一個人“突然”置身在缺水的薩哈拉，為什麼必須啃嚼受到沙漠洗禮的嚴格法典。連教師們自己也不能明白解說我們有什麼必要一定要知道，商人須從一年的收入中拿出多少驢子來作為獻給阿訇的一匹駱駝的替代物。我們甚至還想像不出這些驢子和駱駝是什麼樣子的。

可是，我甚至不能讀完這樣的“學校”。大哥服兵役去了，父

① “夏里亞”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關於家族及繼承的親屬法

亲年已衰迈，又受了种种不如意事的磨折，患病很重。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我便被送去跟一个流动的裁缝当学徒。师傅是一个严肃的、沉默寡言的人。我跟着他走遍各村，一家家的找活兒，有什么做什么：上衣和短袄，皮褂和皮袍——后两种当然是比较富裕的人才穿的。

这种没有快乐的流动生活，在我的记忆里留下许多痛苦的回忆。那时我是一个年方十二岁的儿童，离开了家庭，秋冬两季每天从早晨到深夜，在人家黑暗的茅屋里弯腰曲背，事先就知道除了吹毛求疵和斥骂呵责外，什么都不会有，任何人都不会来对你说一句亲切的话，日子是很不容易过的。在家里也很少快乐，地上一开工，我马上便回家曳犁。整个夏天，我的还不够强壮的肩膀上都在负荷着沉重的农事工作。夏天过完，又得去当裁缝了……

极度的不公平和刻毒的凌辱，使我的童年记忆受到这样惨重的创伤，有些直到现在还磨灭不掉。在春天沙般朵伊节，我们做小孩子的都很快活地穿上新衣服。有一回我要求父亲给我买一顶圆帽，他使我感到惭愧，原来在这节日，我家连做蛋糕的一点点糖和奶油都买不起。我藏在草堆里痛哭了一场。要晓得那时我已经十岁开外了，穿了土布裤子，戴了久已褪色变样的圆帽上迈丹^①去，真是怪难为情的。

但是我也有我的快乐。照临在一片青翠的森林上空的夏天的落日余晖、隆隆的雷声、耀目的闪电，使我这个赤脚的乡下孩子激动得淌下眼泪来。我享受到自然力和美的乐趣。我很想使看见的这一切都牢记在心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没办法，只好心烦意乱地回到家中，连自己都莫名其妙。

① 迈丹是人民在民族节日玩耍竞技的场所。

我偶然得到一本好書，便好比从灰蒙蒙的秋空中照下了陽光。我讀的書很多，不加選擇地讀，碰到什麼就讀什麼。事實上也無從選擇！只有回教神學者和僧侶才有書。但是我還利用鄰近的俄羅斯村庄上的神父和教師們的藏書。書籍使我的不愉快的生活得到很大的快樂。我的意識里逐漸有了一種確信，那就是世界上並不是到處都像我們這裡那麼黯淡，那麼苦悶；某些地方是有雄健、睿智的人在進行着爭取全世界幸福的鬥爭。書籍使我學到了許多東西。當一九一七年的偉大革命影響到我們這兒的時候，我們立即明白這是一次人類生活空前未有的轉變，將使我們這些農村勞動者提高做人的地位。

但是最要緊的是我必須繼續求學。有人提醒我，如果我想當教師，他們可以送我去喀山讀完學業。因此我就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到本區執行委員會教育科去應校外生的考試。一個年紀不輕、頭髮已經光禿、眼上挂着兩道紅眉毛的人測驗我的算術、國語和文學的知識。我激動得很厲害，好久還寫不出一句用五個詞兒組成的“藝術性的”句子。但是到我們開始談論文學的時候，我便立刻覺得輕鬆了。我講述讀過的書，講得興高采烈。在鄉村里人們笑我是一個書呆子，認為我是一個涉獵很廣的少年。而在这里，我覺得這個人是了解我的。

我講完后，那個考試員想了一想，便說道：

“你要知道，老弟，你非常需要學習。是的，是的！一定要！……”

他沒有把話說完，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為了這幾句溫暖的、對我有鼓勵作用的話，我終身感激他。

這樣我就做了當時所謂的“學校工作者”，被派在亞爾斯克區維利齊村的初級學校里教課。

過了一個多月，當我到區執行委員會會計處領取我有生以來

第一次工資的時候，一個戴夾鼻眼鏡的老人把我從頭到腳望了望，對他的同事們說：

“瞧啊，現在的教師是什麼樣子！……穿短棉祆的！”

但是我沒有工夫和他爭辯。我認為他是“舊世界的殘余”。我所最渴慕的夢想現在使我年老的母親快樂了。我在黑夜里，涉過沒到膝蓋的泥濘，步行回到我們的村子，得意洋洋地把四十盧布整堆放在笑逐顏開的母親面前。大概，那時世界上再沒有比我更幸福的人了！

一九二〇年，我做了紅軍的戰士，參加過對弗蘭格爾^①和馬赫諾^②匪幫的戰役。在從軍的四年間，我幾乎走遍了半個俄羅斯。先在莫斯科駐防，後來又到過歷代聞名的彼得格勒。我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及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其他民族的兒子，并肩地追擊白匪，遠及黑海岸邊。在馳名的紅軍部隊里，我足跡踏遍了塔瓦里亞^③全境。在灰白的德聶伯河的蘆叢間，在西伐希^④沿岸，我曾為我們的祖國戰鬥過。過了許多年，我把這幾年中的事情寫成了中篇小說“西伐希”。但在當時我卻沒有想到我會成為一個作家，雖然我對於文學有不可抑制的興趣。

一九二四年復員後，我讀完了專修學校，在農業地區工作。這時我開始写下了一些對自己來說是最有意義的身歷目睹的事情。可是知識不夠，很使我煩惱，我便決心進行自學。我根據俄羅斯學者的書籍學習自然科學，閱讀達爾文、吉米里雅澤夫等人

① 弗蘭格爾(1878—1928)是白衛軍的將領，保皇黨，協約國帝國主義者的傀儡，在南俄羅斯作反革命活動的領導人之一。一九二〇年在他的部隊被擊潰後，逃亡國外。

② 馬赫諾是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間在烏克蘭跟蘇維埃政權作對的反革命匪幫的首領，後被伏龍芝和伏羅希洛夫所率領的紅軍打垮。

③ 塔瓦里亞是克里米亞半島的古名，以該處住有塔瓦萊部落而得名。

④ 西伐希是死海的別名。

的著作，其余的时间則用来讀卓越的俄罗斯古典作家的作品。

农業集体化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前此未見的爭取新的生活的斗争，和出現在我眼前的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不能不使我激动，我“克制”不住了。在新鲜的感觉之下，我在一九三一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用的是一个有点怕人的标题，叫做“血腥的手指”。这篇小说登載在莫斯科出版的“突击者文庫”杂志上。

不錯，在这以前好几年，我听从一个朋友的劝告，已經写过一篇关于西伐希战役的特写。但是由于我的不正确的怕現丑思想，那时我没有把这篇随笔拿出来給人看。在我的过分夸大的想像中，作家的身分是高不可攀的，他掌握着一种“魔术般”的力量——具有令人惊异的語文才力。我有好多年都不相信我能创作出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来。

稍后，到我在共和国的一家报館編輯部工作和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学习的时候，我才較有信心地写作。善意的劝勉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杰出的文学大师、大戏剧家和小说家沙里弗·卡瑪尔^①帮助我相信自己的力量。他是鞏固文学的古典作家——人民詩人憂布杜拉·屠卡伊^②、憂里亞斯格尔·卡瑪尔^③等人的优良傳統的繼承者。

我从写文艺性特写开始。我以共和国報紙特派記者的身分，走遍了鞏固全境。做了特写作家，我学会了观察，学会了从日常生活中發現最重要的事物。

我逐渐积累了一些生活經驗。我写了几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西伐希”，又輯录了若干童话故事。对民間創作的研究丰富了我的語言，使我能朴实地、無“渲染”地表达思想。

不过，在偉大的衛國战争年代里，我感觉到我的創作工作很不能令人滿意。我觉得我似乎沒有写出最主要的事物。苏維埃人忘我的劳动使我衷心感动。为社会主义的祖国，为战胜敌人

創造了英雄事業的集体农庄里的無名劳动者的精神上的富足和坚毅性，使我欢欣鼓舞。这些爱国者的形象活生生地摆在我的面前，他們深入了我的創作生活里面，不可能不把他們写下来。

妇女在我們韃靼文学里面已經被描写得很多了。人們写过她們在旧时代下不幸的命运，也写过她們在革命后的光輝燦爛的生活。关于她們，有人創作过許多詩篇，写过不少短篇和長篇小說。我選擇了一个妇女做我的長篇小說的主人公。她的形象和以前創造出来的別的形象比較起来，應該是別树一格的。这是生活的要求。韃靼妇女，作为我們整个多民族的苏維埃国家的劳动者，已經远远地向前躍进了一步。写長篇小說“荣誉”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这一点。我不得不回顧过去，看看产生我的主人公們的那些革命傳統和条件，也瞻望將來，在人群中發現善良的、光輝的、提高了的品質。要知道我們社会里的先进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未来的人的輪廓。

这部長篇小說的写作，就我來說，是一次严格的教育，使我学到了許多东西。我更認識了我的人民，我更加强烈地愛它。活着的人們，我的未来著作的主人公，当我写他們的时候，是和我

① 沙里弗·卡瑪尔 (1884—1942)，本名貝吉尔捷耶夫，韃靼苏維埃作家。他的早期作品反映出被压迫的人民对資產階級社会制度的反抗。革命后的作品有長篇小說“黎明”、“美好事物诞生的时候”及剧本“在云霄后面”等，題材是关于韃靼工人参加革命活动、社会主义建設及韃靼乡村的改造。他曾荣膺列宁勳章。

② 夏布杜拉·屠卡伊 (1886—1913)，韃靼人民詩人兼政論家，韃靼文学中批判現實主义的奠基者。他的詩篇和小册子暴露了保皇党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者，充滿了对統治階級和專制的資本主义制度的憤怒和对穷人的苦难命运的悲痛，他的愛祖國愛劳动人民的精神，在詩体童話“仙鶴”里面表現得很鮮明。

③ 夏里亞斯格爾·卡瑪尔 (1879—1933)，本名卡瑪勒金諾夫，杰出的韃靼苏維埃剧作家兼社会活动家，革命前的作品抨击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在苏維埃时代，又写过关于农村階級斗争的剧本，荣获韃靼人民剧作家的称号。

同在一起的。我熟悉他們，像熟悉我的亲人、我亲爱的朋友們一樣，聚精會神地觀察他們的一言一行。到我這部書寫成的時候，我因我的主人公們“走進了人間”，開始過着他們應有的生活而感到快樂。

此刻我正在寫一本新的作品。在我的家里，現在有別個時代的、具有別種性格的、抱有新的願望的人們。我們共和國在光榮的俄羅斯民族的引導下，和其他民族手攜手地共同建立起我們明天的輝煌大廈的人們的勞績，我要竭盡我的全力在我的書里反映出來。

古美爾·巴希羅夫

第一章

1

今天天气很好。早晨，一朵朵微云出现在村子上空；但是很快就飘过去，留下了一片阳光闪闪、明朗的天空。在屋顶和土丘上已经可以隐约看见温暖的气流在蒸腾起来；但是在田野里，粉末似的春雪依然在耀眼的阳光下闪烁。

在村口，倉房外边，打麦机轟隆轟隆地响个不停。一个纖瘦的姑娘和她的小伙伴，一个女孩子，一边唱着歌，一边車轉着打麦机的把手。麦屑蒙了她們一身，連眼睫毛上都給粘上了。就在附近，一張大席子旁边，坐着莫丽赫和亞必貝，麦子滑溜地瀉落在席上，閃着銅色的光。

莫丽赫的嘴唇很快地翕动着。她不时眯着眼睛，向一大片雪光閃閃的田野望去。她們的工作隊長就要从那条已經踏黑的路上回来的。这些麦子赶在她回来以前，都得处置好；該挑出来的就挑出来，該数的就数，有一部分就得送进打麦机里去。

顆粒碩大的麦子，順着莫丽赫的手指，好像剛从放牧回来的羔羊那样，高兴得跳跳蹦蹦地，一顆顆落在她的裙兜里。她好像正在和它們小声地說話。

莫丽赫的瘦瘦的臉兒，一双和藹的眼睛，边兒上有些皺紋，

这时候还没有照到太陽。等到她卷起了襖地、黃圓点、斜紋布衫的袖子，正在数着麦粒的时候，陽光晒暖了她的臉和胳膊，她就显得很愉快的样子。她终于輕輕地叫出一声：

“一千！”

然后从圍裙兜里取出了一個小白布袋。那些金黃色的麦粒从她手里瀉下去，落到小袋子里，發出了只有她自己听得見的輕微的簌簌聲。

打麦机停了一会儿，于是你可以听到，从倉房的屋頂上，有些鴿子在輕輕地發着咕咕咕的叫春的声音。亞必貝，这个三十岁的胖女人，歪抬起头望着它們。

“啊，你听它們叫春呀！……你看，它怎样扭着轉着，扑着它的翅膀！”

一只羽毛整潔的鴿子正在翕动着翅膀，繞着它那馴良得低下头来的伴侶走，亞必貝的眼睛簡直看得目不轉睛。她輕輕地拉着身旁莫丽赫的袖子，好像惟恐打攪了这一对鴿子的調情：

“莫丽赫阿姨，你看，它們在亲嘴啦！簡直是亲嘴啊！”

莫丽赫的漂亮的小鼻子不住地顫动着。她对亞必貝的張大了的嘴巴和过多地袒露着的丰肥的大腿，冷冷地看了一眼。

如果你以为这样就会对亞必貝發生什么影响，那你就不够了解她了！她还是嘻嘻哈哈的，眯着綠油油的眼睛，忽然伸手去摸她的坚实的腿肚。

“嗨，你看！这是春天啦！春天啊！連那些雄鵝都在那兒繞着倉房咯咯地叫，鴿子也在亲嘴和調情呢！你没有看見嗎？全都成双成对的，只有我是孤零零的。古話說得不錯：一根柴燒不旺，一个人睡不暖……沒有办法，只好看看鴿子……”

亞必貝咄着嘴，做出一个接吻的响聲。她的小眼睛在稀疏的睫毛里頑皮地眨着。她那又短又粗的手指懶洋洋地选着麦子，

一个手指上的銀戒指閃着光，倒很像綠寶石。她对莫丽赫挤眉弄眼地望着，不出声地笑着。莫丽赫根本听不进亞必貝这些無聊話，但也不禁微笑起来：

“你真是個話匣子！你這張嘴巴就只会胡說八道！”

这时，一个黑臉龐的人，挂着一根白球鑲柄的鐵拐棍，从倉房背后轉了出来。他身上斜挂着一个帆布袋。亞必貝一看見他，又放下工作，喊道：

“項苏亭大爷，今天無綫电怎么說？有什么新聞？”

項苏亭睜了亞必貝一眼，覺得她做工作太随便了，就用手指捋了一捋挂下来的长鬍髥，回答道：

“沒有什么。”

“我們打下了什么城市沒有？”

項苏亭咂着他的舌头，担憂地搖搖頭。这就是說：很抱歉，昨天晚上我們沒有打下什么城市。

亞必貝看看項苏亭的鬍子，再看看咕咕叫着的鴿子，她似乎非常失望，又摩擦着她的給太陽晒得火热的腿。

“啊，項苏亭大爷，难怪你的鬍子朝下了。我一看就什么希望都沒有了。”

項苏亭一句話也不回答，轉身向莫丽赫說道：

“等娜菲賽回来，你告訴她，农艺师有電話来。叫所有的工作隊長在七点鐘趕去参加會議，”他靜靜地說着，于是一竊一拐地走了。

亞必貝沉思了一会，对莫丽赫道：

“大家都只管請这个娜菲賽，可是从来也沒有人請过我亞必貝……”

莫丽赫再也忍不住了，就狠狠地說道：

“要人家請，就得自己去找啊，可是誰願意找上一个不中用

的家伙呢？”

这时莫丽赫又给她身边那堆白白胖胖的小袋里加了一袋，把它们放做一堆，看起来倒很像一窝小鸡，于是她气愤地对亚必贝的光着的膝盖望了一眼：

“我看不惯你这样放浪，亚必贝！一个有丈夫的女人是不应该叉开腿坐，把大腿露出来。”

“哎呀，莫丽赫阿姨，你白骂了，”亚必贝满不在乎地说。“老天爷给的，让他们看吧，只要不看出祸根就行啦。”

“呸！”莫丽赫啐了一口。“你简直不是人，是个妖怪！”

莫丽赫懒得理她，就又去数她那些小布袋。八袋。八千颗挑选出的大粒种籽。它们都得称过重量，还要从每袋里取出一百颗来试验发芽率：它们能不能发出最好的芽来，或者只是中等，或者根本太差……每一颗都得试验过。然后再开始计算：一公顷地该播种多少，而且要怎样来播种。总之，这些都是需要很精密的统计的。莫丽赫觉得这些事情难得很。可是她们的队长娜菲赛却样样都知道。娜菲赛多能干啊！老实说，娜菲赛心里有些什么想法，她莫丽赫并不完全了解，可是有一点她看得非常明白：即使在这种艰苦的日子，娜菲赛也从来不灰心。她从冬天就忙起，一直为队里东奔西跑。她说，我们这一队必须要有特殊的收成。就是当天清早，当她动身到瑤里希干田地里去做土壤水分保贮工作的时候，她还把一切事情交托给莫丽赫。她说：“你是我们中间年纪最大的，而且你的手也能干，一切都请你留心照看……”

娜菲赛吩咐过要把一些麦子送进打麦机里去，有一些就要放在太阳里晒。去年冬天，农艺师就教过她们：种籽给太阳一晒暖，里边的胚芽就会活过来了。这样的话，想必连那些永不会发芽的种籽也都会长了出来吧。此外，她还吩咐过要特别选出一

些最大的麦子，用来培养出新的品种。

现在这些黄铜似的麦子都晒得差不多了，莫丽赫绕着席子慢慢地走，不时用手去爱抚似的把它们摸摸平，还对那个摇着打麦机把手的姑娘喊着：

“卡里迦琪，我的孩子！瞧瞧路上，没看见我们的人吗？”

不知是由于动作柔软呢，还是由于敏捷，这个美丽的姑娘真叫人想起一只燕子^①来。她急忙对斜坡上那条伸到远处黑色森林中去的、有兩行大松树的、弯弯曲曲的路上了望着。

“没有，莫丽赫阿姨，还没有看见。也许她们给耽搁了……”卡里迦琪说了半句就不做声了，她仔细听了一会，忽然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喊道：“百灵鸟！百灵鸟！你听见吗？百灵鸟来啦！在唱着呢！”

亚必贝，不知道是真正高兴呢，还是故意要消磨一会儿。

“哦，在哪里，在哪里呀？”她起劲地喊，也仰起了头，还把手遮在她的黄眉毛上。

莫丽赫的眼睛找不着这只小鸟——它飞得太高了。

那百灵鸟飞在明朗的高空中，就是卡里迦琪自己看来，也不比一个胡蜂大。但是它的歌声却大家都听到了。歌声从天上泻下来，悠扬婉转，发出银铃一般的颤音。

卡里迦琪把兩手紧贴着胸脯听着，她按捺不住满心的欢喜，就以微微颤动的声音轻轻地唱起诗来：

春天啊，春天！

春天在我心里，

净无纤云的天啊，又蓝又美……

这个姑娘有一颗敏感、纯洁而又温柔的心。每当父亲问卡

① 卡里迦琪(Карлыгач)的字义就是燕子。

里迦琪：“孩子，你想將來做个什么样的人？做医生，做工程师，还是做教师？”卡里迦琪就低着头說：“我不知道，爸爸。”

然而，不論在集体农庄的田野里工作也好，在森林里闲游也好，随时随地，她总是有一个鮮明的、早就繫系在心头的夢想，使她激动得很。原来卡里迦琪一心想做个詩人。不过……这是一个太神秘太遙远的夢想，簡直是难以相信的啊。她怎么够得上呢？她能做得到嗎？卡里迦琪甚至对自己都隱藏着这个夢想。她想起来就会不好意思，仿佛她想的东西太渺茫、太不可接近了。

可是卡里迦琪时常觉得有一种热烈的願望，要用詩歌將自己激动的感情說出来。去年七月三日，在听到了斯大林的演說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当时这个姑娘滿以为她就会找到一些热忱的話語，使得每一个听她說話的人都燃起对敌人的仇恨，但是她曾經讀过的那些詩句，却代替了这些話語涌上她的心头。

卡里迦琪在鄰村亞蘭巴希讀完了七年制学校。战争就妨碍了她的升学。但是她从不怀疑，等战争結束，父亲回来之后，她还可以繼續學習，到大城市里去念高等学校。

卡里迦琪的父亲在这个伏尔加区里总是担任着重要的职务的。当法西斯强盜侵入国境的那一天，他馬上就到前綫去了，竟沒有時間回巴依吉拉克跟家里人告別。

后来，当敌軍进逼莫斯科的时候，卡里迦琪就到軍事委员会去。

“我是哈里耶姆的女兒，”她說。“你們把我送到我父亲那里，派我到前綫去吧。”

“你年紀还小呢，小妹妹。”人家回答她。

在青年团区委会里，她得到的也是一样的回話。

于是卡里迦琪就跑到区党委会去。

“你要在集体农庄里多种出些粮食来——你自己的一份，还有你父亲的一份！这就是你的前綫，”区党委書記乔大德·孟苏洛夫对她說。

那时候娜菲賽正当上工作队長，她接受了卡里迦琪到自己队里工作。从那时起，她們就成为分离不开的朋友。

打麦机的喧鬧声靜止了。卡里迦琪和小沈蒲尔开始把吹淨的麦子倒在箱子里。于是在接着的靜寂中，又听到了歌声。

卡里迦琪的嗓子还很柔嫩，沒有高亢起来。她和沈蒲尔齐声唱着，但是人家可能以为她們只有一个人在唱。

早晨我等候太陽，
晚上我盼望月亮……
就用这样的誠心
我在等前綫的來信！

亞必貝一声不响了。此刻她臉上的表情好像有所怀念，也像是有所憂慮。莫丽赫繼續数着种籽，不时溜她一眼，心想：“哈哈，这也說在你心坎上了！”

河边是一片翠綠，
在每一段曲岸上空，
百灵鳥嘹亮的歌声，
愉快而悠揚地飄动。
太陽初升它們就唱，
到傍晚歌兴犹濃。
我啊，为离别伤了心，
受人啊，我为你瘦損了仪容。

忽然歌声停住了。

那些女人都愕然回顧，原来集体农庄的主席，那个一只手偏